朱子語類

四之六 性理

口13
775
3

朱子語類卷第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吸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為厲事其窮理玆精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大雅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若海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可學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千尋常昆虫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德明

人物之性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偏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改下人之之一字節為性字妨兩存之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辛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

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胃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一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

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必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

所以婦人臨事多相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

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大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猫猴之類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譬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鄧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鄧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獺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爽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

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
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蝼蟻如此小便只
知得君臣之分而已 倜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禀異如水無有不清
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色放青
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
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
此日 夔孫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
異耳如一江水你將一杓去取只得一杓將一椀去取只得
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
倜

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
一似都無了 夔孫

天地間非特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人
受天地之中而生耳 敬仲

其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
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
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
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細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
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
有以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
得是氣而後有以為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
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

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者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為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為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為知覺為運動者此氣也為仁義為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於孟子而先生集註則亦以為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為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注或問異同為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為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柯

子晦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沖和何以生冉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先生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裡過來　德輔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

一處而全盡乎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卻事
事理會得此便却泛泛所以易昏錯
虎遇藥箭而死也直去不回虎是剛勁之物便死得也公
正倜
有飛蟻爭集于燭而死指而示諸生曰此飛蟻是
厲陰便是成之者性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道夫
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
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廣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人傑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
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
在裡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
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貯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
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
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簡意思又問
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平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
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此子邪處未嘗有此子小處又
曰且如今言藥性熱藥何嘗有性只是他所生恁地道夫
徐子融以書問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
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先生曰子融
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
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

仁先生曰此說亦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氏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則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廣

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糞壤是無生意矣然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箇筆人把兔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曰小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節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祖道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在陸者陽多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入陸則龜鼈之類是也端蒙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本堅走獸是得陽氣故獸

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賀孫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箇筆人把兔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曰小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節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祖道

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在陸者陽多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入陸則龜鼈之類是也端蒙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本堅走獸是得陽氣故獸

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端蒙

問物有夏秋間生者曰生得較遲他又自有箇小四時 方子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池本作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曜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瘁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向下頭向下故濁動物向上頭向上本乎天者親下本乎地者親上

者親下故清獼猴之類能如人立故特靈惟如鳥獸頭多橫生故有知無知相半德明○錄云本乎天者親下本乎地者親上凡動物皆向上是親乎上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此康節說

純臯言枇杷具四時之氣秋結菩蕾冬花春實夏熟才熟後又結菩蕾先生顧謂德明曰如此看去 商謂生理循環也○德明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纔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一日必竟冬時其氣自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散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廣

看若干丙一粒是箇生性 方

開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遍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似恁地不是真有為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書所說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性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便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曰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則有以主其造化之權那抑只是太極為萬化樞紐故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淳。以下論氣質之性)語厚之昨晚說造化為性不是造化已是形而下所以造

化之理是形而上底問純亦不已是理是氣曰是理天命之謂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是主理言絕說命則氣亦不能守職者若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之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可學

因看諸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必大錄此下云性單言竟無形影一程子性即理也此說最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計

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卽心而存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卽其心而存其性之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為實釋氏以性為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必大錄云若指有知覺為如有天命之性為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不是心又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性亦皆在其中至於喜怒哀樂却只是情又曰只管說出語言理會得只見事多却不如都不理會得底又曰然亦不可含糊亦要理會得箇名義着落節錄上異人傑必大錄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滾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主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必大錄此天有氣質之性無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無氣質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

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水然後有光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又得儘好只是不合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一性說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

也若苟拗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奪了又曰皐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伯豐曰匡衡疏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當謂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功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着凡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

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也而為萃第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

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大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

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一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個

問氣質之性曰總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裡若無氣質則是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

性只是理然無那來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天理

勝救鋼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爲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畧近似千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且如唐劉知幾之子云注述六經之旨世俗陶陶知我者希不知其書如何說想亦是揔當不得如果

能曉得此理如何不貴大家知賀孫

性只是理氣質之性亦只是這裡出若不從這裡出有甚歸着如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固是心人心亦心也橫渠言心統性情人傑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偏体于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道夫

蚤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

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裡膠清又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其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道夫○閎祖錄云氣(如水中鹽味色裡膠清之偏難除釋氏云如水中鹽味色裡膠取不出也病翁愛說此)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矣

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去偽

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滾來滾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廣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此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倜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為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乘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

曰此却無過了復之曰先生解中庸太本云云曰既謂之大本只是理善而已才說入欲便是氣也亦安得無本但大本中元無此耳大雅

問理無不善則氣胡為有清濁之殊曰才說着氣便自有
賓有熟有香有臭 儒用
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緣來滾去便有不正 如陽為剛陰為柔重
濁之類
○土毅
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
德明

人性本善無許多不美是甚麼物事振
問趙書記一日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
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云云
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
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須有兩樣
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

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
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
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浩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
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
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
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
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却是
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又言氣稟只
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
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却
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

一向柔弱之類入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方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責沈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矣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即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浩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膩不曾了孟子說得麤說得疎要孟子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義剛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子只見得不好底楊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韓子所言却是說得稍近蓋荀楊說既不是楊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說然惜其言之不盡必得一個氣字耳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謂此也力行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水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傑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其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裡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个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

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个善這人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个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于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个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時舉○柄錄云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則是氣稟之性既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理管

揖他不得如父一了一本是一氣子乃千父所生父賢而子不肖父也豈他不得又如二君一臣同一心一一體臣乃君所命上欲行而下沮格之人亦不能一一去豈責得他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禀偏則理亦欠闕了問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所謂勝者莫是指二人做處否曰固是又問性命于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于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性命能順天理否曰固是又問橫渠論氣質之性却分曉明道生之謂性一章却難曉曰它中間性有兩三説須子細看問云生之謂性它這一句且是説禀受處否曰是性即氣氣即性它這且是滾説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説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人生氣禀理有善惡云云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看來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它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个便是惡德這个喚做性那不是如墨子之心一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个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問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云云便已不是性也看此幾句是人物未生以前説性不得性字是人物已生方着得性字故才説性便是落于氣而非性之本體矣曰它這是合理氣一滾説

到孟子說性便是從中間斡出好底說故謂之善又問所謂繼之者善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云云曰它這是兩个譬喻水之就下處它這下更欠言語要須為它作文補這裡始得它當時只是滾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到得說水之清却依舊是譬喻問它後面有一句說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意却分曉曰固是它這一段說得詳了又問此理天命也它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着力却是用這氣去尋个道理糢糊

先生言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之器盛之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雖桑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其嘗謂原性一篇本好但言三品處欠个氣字欠个來歷處却成天合下生出三般人相似孟子性善也少个氣字砥○伯羽錄云大抵孟子說話也間或有此子不覩是處只被他才高當時無人抵得他告子更不曾得開口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汙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得之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昧禽獸是也氣有清濁則人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人大體本清故異于禽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節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

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

儒用

理在氣中如一个明珠在水裡理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裡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水裡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裡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胡泳

敬子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個以為人心初發有善有不善固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合下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為物欲所奪流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裡坐他心裡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個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

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于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着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于這此上子細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

功大興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柔之于生質更不修為須是看人力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君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着如此就方盡

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火氣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閎祖

性有濁者如得木氣多者仁較多金氣多者義較多楊

先生曰人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又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如

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

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拘或厚於此而薄于彼或通于彼而塞于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于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于親而薄于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于他處皆碍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又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个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如箕命推五星陰陽交際之氣當其好者則賢矣若逢其惡者則不肖又非人之氣所能與也

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此小曰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為否曰若明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温公論才德如何然極難若只明得盡豈不可為所謂克念作聖是也曰他便專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可學

或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算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窑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二件紅色大段好若此是異稟惟人亦然藉鯀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問臨漳士友録先生語論氣之清濁處甚詳曰粗説是如此然天地之氣有多少般問堯舜生冊均瞽瞍生舜事恐不全在人亦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而有之德明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節

人性如一團光煨在灰裡撥開便明楠

問氣稟云云曰天理明則彼如何着得可學

問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如何某物性熟某物性冷此是兼氣質與所稟之理而言否曰然僩

問指屋柱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曲直是説氣稟曰然可學

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復舉了翁責沈説曰他説多是禪不知此數句如何恁説得好義剛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端蒙下言命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之道不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説命有兩種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僩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所為也曰固然性則命之理而已僩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淳錄少異）（一本寓）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伯羽）

問天命謂性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性若又是超出氣說（淳）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温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衰頽薄濁者（一本作衰孤單者）便壽稟得（一本作衰）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更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一人教一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一人許多職事（別本云道理只一般）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

再任者天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入做官便有許多
物一齊趕隨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
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裡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也
只在裡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裡面纖毫皆
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
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
論性不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
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
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
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
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善
惡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个氣字寓錄自淳録以下同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疾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
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
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平
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
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
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
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盡泯了未之

或問壽之命是天理本然之命否曰此只是氣
稟之命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

祖道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與五十知天命兩命字如何曰不知命亦是氣稟之命知天命却是聖人知其性中四端之所自來如人看水一般常人但見為水流聖人便知得水之發源處祖道

聞一問亡之命矣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擇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于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已乎巖墻之下則又非其正也因言上古天地之氣其極清者生為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後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止七十有餘其稟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橫者多得志舊看史傳見盜賊之為君長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為其全得壽考之氣也人傑

履之說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香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得運使然邪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

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天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共
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
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
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拗不能得他
恰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
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
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
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个單底陰
陽則無物事錯綜萬変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
矣曰天地那裡說我特地要生个聖賢出來也只是氣
數到那裡恰相湊着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

之有意焉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
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来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
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
只一般個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
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
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
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千夫大段難做除非
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其見名寺中所
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
妙喜賛其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个定是做个渠魁觀
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

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當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此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虎這此等餅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個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禀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有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可學

問前日嘗說鄙夫富貴事今云富貴貧賤是前定如何曰恁地時節氣亦自別後世氣運漸弊如古封建畢竟是好人在上到春秋乃生許多逆賊今儒者多歎息封建不行然行着亦可慮且如天子必是天生聖哲為之後世如秦始皇在上乃大無道人如漢高祖乃崛起田野此豈不是氣運顛倒問此是天命否曰是可學

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禹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未生于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厠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楊

語類卷四終

朱子語類卷第五

性理二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說天非蒼蒼之謂據某看來亦捨不得這箇蒼蒼底（賀孫）（下論性命）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道夫）

命猶詔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賀孫）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

也所受者氣也寓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做性因甚喚
做道淳○下論性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盡
生之理謂性節
性只是此理節
性是合當底同
性則純是善底同
性則天生成許多道理同
性是許多理散在處為性同
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子之理
君臣有君臣之理節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纔之
者善成之者性這个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
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
則曰性淳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个人影子
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
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
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纔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
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个性在人言則性在
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

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拳此合彼便處處有礙滯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須求故聖人罕言性德明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硃

聖人只是識得性字揚子鸛鶻突荀子又所謂陽儀爬癢揚

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為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

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為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又云先生太極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蔡季通聰明看得這般處出謂先生下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而氣却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又舉通書動靜篇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動而無靜非不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先生因云某向來分別得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這般所在都說不到因云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

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其人同在那裡其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来看也自説得着所以逕遶便作西銘等解賀孫○以下論心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扈

惟心無對方子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淳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節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着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着處節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節

心者氣之精爽節

心官至靈藏往知來燾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力行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端蒙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一物上理便在心之中心包畜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説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

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廣

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禀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善惡說木之或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着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知至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問明善擇善如何曰能擇方能

且如有五件好底物事有一件不好底物事將來揀擇方解理會得好底不擇如何解謝

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一般做已發未發如做辟邪後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淳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自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淳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現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

槁木其耳自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淳

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節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節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 人傑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倜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莒蒲筏荼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謙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某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當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腦脚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義剛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言性然至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祖道○以下總論心性）

問天之付與人物者為命人物之受於天者為性主於身者為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為明德否曰心與性如何分別明如何安頓受與得又何以異人與物與身又何間別明德合是性曰性却實以感應處明言之則心之意亦多曰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元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別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

又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賀孫）更細思量

或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氷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許多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學蒙○方子錄云性本是無却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知虛）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淳

心生便是心之所會之地（一心字號錄作性○升卿）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蓼孫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寓

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蓋卿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君謨氣質之性亦有不善節

鄭仲履問先生昨說性無不善曰固是本心元無不善誰教你而今却不善了今人外面做許多不善却只說我本心之善自在如何得蓋卿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端蒙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高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所難說當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德明

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可學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方子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力行

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大雅景紹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道夫問滿腔子是惻隱心如何曰腔子是人之軀殼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見明道說遂淋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更是惻隱之心公要見滿腔子之說但以是觀之間玩物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總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个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嘆曰若不用明彼只徒逐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若欲立言示訓則須契勘教子細庶不背於古人大雅

履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做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裡到

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个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
去底却又是心道夫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
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
个心了方是性漢卿問心如个蔵四方八面都恁地光
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窓中有一狖這邊叫也應那邊
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賀孫
叔器問先生見教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
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裡
面底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為粟為穀為米為
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郛郭是也包裹底是
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是个沒思量底只會生又如吃

藥吃得會治病是藥力或涼或寒或熱便是藥性至于
吃了有寒證有熱證便是情義剛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个情字都無下落後来看
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个情字
着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
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于心
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
用心字只一个字安故性情字皆從心傍
入多說性方說心看来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
字性與情皆從心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道道理然
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裡且如仁義自是性孟
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

心羞惡之心羞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个心便教人識得个情性底緒脳教人知得个道理存着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个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个知覺了

或問心情性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發之為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非乃性之情也如今人說性多如佛老說別有一件物事在那裡至玄至妙一向說開去便入虛無寂滅吾儒論性却不然程子云性即理也此言極無病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不可但隨人言語說了

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見得如今人全不曾理會才見一箇人胡說便從他去嘗得項平甫書云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故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去若果有學如何謾得他如舉天下說生薑辣待我吃得真个辣方敢信胡五峯說性多從東坡子由門見識說去嫌

問性情心仁曰橫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極說得性適心好性無不善一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為不善者情之遷于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流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裡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田地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乃善大要在致知致知在窮理窮理自然知至要驗學問工夫只看所知至與不至一是要逐件知過因一事研磨一理久久自然光明如一鏡然今日磨此明日磨此不覺自光若一此字光工夫又歇仍舊一塵鏡已光處會合未光處不復光矣且如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為仁是要做工夫去為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為禪上蔡為之首今人自無實學見得說這一般好也沒降那一般好也沒降許久南軒在此講學諸公全無實得處胡亂有一人入潭州城裡說話今人為學多是為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為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為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真學問只要守裡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孝人之言非我之心要知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二毫為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為己之學無所為

而然是也謙

性情心惟孟子横渠説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来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个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蓋卿

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統性情二句頗樸不破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来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静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説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来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情欲之欲乃是可愛之意銖明作

錄

心主宰之謂也動静皆主宰非是静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兩物而不分別也端蒙

性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端蒙

心統性情故言心之體用嘗跨過兩頭未發已發處説仁之得名只專在未發上惻隱便是已發却是相對言之端蒙

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功夫處端蒙

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談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爲言爾非是性是一个地頭心是一个地頭此懸隔也端蒙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無少虧欠關便見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天

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夔孫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蟠

因言心性情之分曰程子張子合下見得定了便都不差如程子諸門人傳得他師見成底說却一齊差却或曰程子張子是他自見得門人不過只聽得他師見成說底說所以後來一向差曰只那聽得早差了也僩

性主具字有字許多道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動發則情所以存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方

心如水情是動處愛即流向去處揣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寓○以下兼論意

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裡

砥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 士毅

李夢先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夔孫錄云因是有情而後用其意○義剛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 士毅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若海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椿○以下兼論志

心之所之謂之志曰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從之從曰如日在午時之在字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意又是志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是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情比意如何曰情又是意底骨子志與意都屬情情字較大性情字皆從心所以說心統性情心兼體用而

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倜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
意柔志陽而意陰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
意如侵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有才是會做地去做
底且如惻隱有惡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有不惡切者是
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
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如
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
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
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着
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
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曉但看明道云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
此天地之心性情也砥○以下論才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做地者情與
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
那會恁地底要之一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道夫
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
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
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
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渣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濁者

也道夫

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它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温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為它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裡多故為才夔孫

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為善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也人傑

論利氣曰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德明

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各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涇咏玩索久之當自有見銖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默識心通人傑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卓

付

語類卷五終

性理三

仁義禮智等名義

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節。以下道理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可學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閎祖

理是有條辨逐一路子以各有條謂之理人所共由謂之道節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水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裡

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
問萬物紧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个道理則同其分
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節
理者有條理仁義禮智皆有之節
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
這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
分節
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
其為仁義礼智當時因
文路子之說而及此○節
理只是一个理舉着全無欠闕且如言着仁則都在仁
上言着誠則都在誠上言着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着
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為只是這个道理自然血脉貫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裡去自家也從那
裡去文路子不從那裡去自家也不從那裡去須尋文
路子在何處只挨着理了行節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筏
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
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
許多理節
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
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為道理皆然且執其說ノ條
先生與人書中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節
理無事則無所依附節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人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幹ノ以下一蕙子論德）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已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乎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乎見於事之謂信（端蒙）

字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節）

德是得于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節）

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揔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此是此意（淳ノ以下論體用）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

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寓
灌是這个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
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个虛空底體
涉事物便喚做用節

問先生昔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今乃曰禮
則似非體而是用曰公江西有服鄉談才見分段子便
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
體便是用如秤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
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紙糊此便是體人搖之便是用
楊至之問體曰合當底是體節
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
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
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方子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
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
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
子國人是體行敬慈孝與信是用問體用皆異曰如這
片板只是一个道理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
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廳有堂如草木只是一
个道理有桃有李如這衆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張三張
李四李四不可為張三張三不可為李四如陰陽西銘
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曰分得愈見不同愈見得理
大節
誠者實有此理節。誠

誠只是實又云誠是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方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非誠也 祇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卻好其以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上道字又較疎植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過下以誠敬

誠只是一个實敬只是一个畏 端蒙

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 賜

問誠敬曰須逐處理會誠若是有不欺意處只做不欺意會敬若是有謹畏意處只做謹畏意會中庸說誠作中庸看孟子說誠處作孟子看將來自相發明耳 夔孫

謹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誠誠敬尚是着力銖下雜以論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做誠

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上是下不是可學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瑞蒙

誠者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如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以己及物矣瑞蒙

問仁與誠何別曰仁自是誠何消合理會理會這一件也看到極處便都自見得淳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植

或問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未是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問一與中誠與浩然之氣為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為氣而言去偽

問仁義禮智誠中庸不知如何看曰仁義禮智乃未發之性所謂誠中庸皆已發之理人之性本實而釋氏以性為空也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 泳 以下五常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 祖道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人傑

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个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个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 大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大閎 祖

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一分為四分四分為八又細分將去

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傳分節。以下仁義禮智

嘗言仁義禮智而以手指畫扇中心曰只是一個道理分為兩個又橫畫一畫曰兩個分為四個又以手指逐一指所分為四箇處曰一個是仁一個是義一個是禮一個是智這四個便是四個種子所生底苗節

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銖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

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義禮智義包智方子同。節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禮一作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智是陰底一截。方子錄云仁義是發出來嫩底禮智是堅硬底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个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側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表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卿飲酒義云温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側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

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一來斂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辭遜三者他那个更收斂得快側

生底意思是仁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一條藏底意思是義發見不測是智節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泳

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佐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節

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人傑

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

此推之可學

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渾

鄭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長時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礼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渾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可學

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

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平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時舉

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仁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

貞、猶言東南西北一个是對說一个是從一邊說起（孫）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
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
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
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
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
說得是大雅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曰周子
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其前日荅一朋友書云仁體
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人傑）

問仁義禮智四者皆一理舉仁則義禮智在其中舉義與
禮則智亦然如中庸言費其大智也　其下乃云好問好
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謂之仁亦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謂之義亦可然統言之只是發明智字故知理只是
一理聖人特於盛處發明之爾曰理固是一貫謂之一
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一理散為萬事則燦然有條而
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有攸當但當
觀當理與不當理耳既當理後又何必就上更生疑（雅）
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
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其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
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
伊川種穀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
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人之所以羞惡者是觸

看這宜如兩个物事模觸着宜便羞惡 只是一事節。未數語有脫悞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會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胎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如板築之有幹不貞則無以為元又曰文言

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个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嘉會猶言會通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仁義禮智性也元亨利貞天道也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問仁曰將仁義禮智四字求之又問仁是統體底否曰且理會義禮智令分明其空闊一處便是仁又曰看公說一般氣象如何秖時一般氣象如何德明

蓽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為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為惻隱為羞惡為辭遜為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看着他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義便是個斷制底意思禮便是個温和底意思智便是個收斂無滯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這裡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嘗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個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問仁即性則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統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禮是右手義是左脚智是右脚蓽卿問仁包得四者謂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須先手而後足言左右亦須先左而後右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不下面四个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道夫問向聞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

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一也得
喚做相生一也得便須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
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
仁字如入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温氣便是仁到發得
極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
永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
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
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道夫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
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个意思定了將聖
賢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
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

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
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
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个渾然温和
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
只就人身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
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
只是這意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自
然都是這意恩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
个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恩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
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
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
理會得了今却是這个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

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个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裡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裡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裏面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裹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賀孫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

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之為九州四者如知福州是一个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為九州安撫亦是這一个人不是兩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正叔云淵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

云仁是天理之統體先生曰是（南升○疑與上條同聞之）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因舉手中扇云只如搖扇熱時人自會恁地搖不是欲他搖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開成四片如東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冬

了成便熟須是且做個春溫漸次到熟由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個秋涼漸次到寒由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裡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明作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摠于五常五常又摠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裡（壽同）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頤提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方子寿同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个渾淪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又問諸先生皆令人去認仁必要人體認得這仁是甚物事問今別把仁做一物事認也不得滾說鶻突了亦不得煞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千中都是不能存此心心不在合視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于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惺惺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裡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个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温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為春明作

或曰存得此心句甚好但下面說合于心者為之不合于心者勿為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

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于心者行之便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夫仁亦在乎孰之而已矣 文蔚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個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脗乎若春時

之溫泥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裡面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裡面唯仁無統之心裡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徹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個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悌為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

惻是初頭字隱是痛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
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
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
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己復禮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
夫處先生令思仁字至第二十夜方說前三段以後介
係又連三四夜所說今依次第一不敢移動○泳
仁兼義言者是言體專言仁者是兼體用而言節
孔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
心之類閎祖同○
直卿云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先
生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此等
處須入自看如何一一說得日日將來看久後須會貫
得佐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
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雉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餘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方
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虫也是仁三月不違也是仁
蔣
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者是仁也方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道理處如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
親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親當底是仁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可學
仁是愛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緝蒙

公是仁之方法人自是仁之材料銖
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平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 季通語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
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
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
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中道夫
而無失便是中道夫
無私以間之則公矣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
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從周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道夫

余正叔嘗於先生前論仁曰仁是體道之全曰只是一个
渾然天理文蔚
王景仁問仁曰無以為也須是試去體驗了私欲然後子
細體驗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壯祖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為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
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
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為日月亦不可如水亦
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上云
皆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為水也雉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
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進
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

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个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說仁知糖皆道是甜不曾吃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自體之而已矣閻祖

或問仁當何訓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高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孫蕤

仁固有知覺喚知覺做仁却不得閻祖

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曰

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先生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兒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浩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个宜底意思是禮有个別白底意思是智有个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着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浩曰二字可疑○浩）

問朱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

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為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見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與物為一謂萬物為一為仁亦不可壁言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為一只是說得仁之量因舉禪語是說得舉邊事云云○德明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措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說馬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冷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二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淳寓同○

余景思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于仁亦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于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方其未發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道夫

仁○雞雛初生可憐意與之同○意思鮮嫩○天理著見

一段意思可愛發出即皆是○切脉同體說多不能記
蓋非言語可
盡也○孟子便說个樣子今不消理會樣子只如顏子學
取○孔子教人仁只要自尋得了後自知非言可
只是天理當其私欲解剥天理自是完備只從生意上
說仁○其全體固是仁所謂專言之也又從而分則亦
有仁義分言之仁今不可于名言上理會只是自到便
有知得○上蔡所謂飲食知味也方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解
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温厚底物事却被
他門說得恁虚打瞌瞪眉努眼却似麒麟做獅子有
吞伏百獸之狀蓋自知覺之說起之
獸聞之而脳裂○醫
麒麟不食生肉不
踐生草獅子則百

若說得本源則不犯仁字禪家曹洞有五位法固可笑以
黑為正位白為偏位若說時只是形容个黑白道理更
不得犯黑白二字皆是要從心中流出不犯紙上語從
義便作宜字看洛
不可執定隨他理去如此自家行之便是義節
義是个發然說話如利刀着物季札
義如利刀相似人傑録云
義如利刀相似柄快一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祖道
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
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義字如一横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為
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棄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克己復禮為仁善善惡惡為義驥

仁義其體亦有先後節

仁對義為體用仁自有仁之體又有義之體用伯羽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至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淳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揚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曰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

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銖

先生荅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便有个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決裂廣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方子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斂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

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裡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个个道夫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旦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淳

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蓋惡為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事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　柄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个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來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温吸則為寒耳　燔

禮者節文也禮數節

直卿曰五常中說知只有兩般就知識處着用着知識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為是為非者亦知也一屬理一屬情

曰固是道德皆有體有用寓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二人之資質言之温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剌剌耆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為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以下蕪論恭敬忠信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意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

于外敬主于中自誠見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
敬為切淳
初學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
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
貌上說端掌
問恭敬二字以謂恭在外功夫猶淺敬在內功夫大段細
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恭敬猶忠信兩字文蔚曰恭即
是敬之發見先生默然良久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
大處恭反大如敬若不是裡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
恭文蔚
吉甫問恭敬曰恭字軟敬字硬直卿云恭似低頭敬似擡
頭至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
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
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
者却是本不可不知個
忠信者真實而無虛偽也無此二間斷樸實頭做
去無停住也敬者收斂而不放縱也祖道
忠自裡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便
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語類卷六終